

§ 童年小畢(1)啟蒙

人為什麼在長大、受教育之後，反而失去了創造力、好奇心與自由？

---[童年與解放](#) 黃武雄

夜晚的薩摩斯島，微鹹的海風撫過山坡上的橄欖樹。
海面閃著碎銀般的星光，遠處港口的火炬映照著帆影。

屋內的燈火柔和，Mnesarchus 正俯身在木桌前，用細筆在蠟板上畫著兩個相交的圓。

圓心連成的線，正對著屋外東南方的星空。

那是獅子座的方位。

Mnesarchus：「小畢，看這裡。你可知道這兩個圓為什麼要交錯？」

孩子抬起頭，黑髮微捲，眼中有異樣的光：「因為兩個世界必須相遇，父親？」

Mnesarchus 拿起木筆，在蠟板上寫下幾個數字。

「小畢，你會數到十了嗎？」

「會！」孩子立刻伸出手指，一邊數一邊笑：「一、二、三……十。」

父親點點頭，又寫下：

$$2 + 3 = 5$$

「你知道為什麼我喜歡五嗎？」

小畢搖搖頭。

「因為二和三加在一起，就變成五。就像你娘和我，兩個人一起，才有了你。」

小畢睜大眼睛，看著蠟板上的數字，忽然笑了。

「那我就是五嗎？」

你是我們最珍貴的五。」父親笑著摸摸他的頭，「記住，每一個數字都有自己的個性。只要你懂得它們，就像認識一群老朋友。」

一旁的 Pythais 忍不住笑道：「你爹又開始跟數字說故事了。」

Mnesarchus 也笑了：「數字本來就有故事，只是很多人沒發現而已。」

Pythais 笑著輕拍兒子的髮梢，

「那麼我應該是偶數囉？可別讓我變成一個多嘴的二。」

Mnesarchus 轉過頭，眼裡閃著溫柔的幽默光：

「若妳是二，我願做那尋妳的三。」

他再次看向孩子，「記住，畢達哥拉斯，奇與偶，是天地呼吸的節律。
萬物的生成，不過是一場數的樂曲。」

外頭傳來牧笛聲，是鄰家牧童阿薩昂(Asaon)吹的。

他帶著一隻小羊，探頭進窗，「小畢！快出來，今晚的星特別亮！」

Mnesarchus 沒責備，只是微笑示意：

「帶上你的小筆與板子。去看看吧——

但別忘了觀天，不只是看星，而是看它們的秩序。」

兩個孩子坐在山坡上，頭頂是一片浩瀚的穹蒼。

阿薩昂指著北邊：「那一串像魚骨的星，是什麼？」

「那是仙女座，」小畢說，「她的光度遞減得像一串數列。」

「數列？」牧童眨眼，「星星也有數字？」

「有的。父親說，天有它的算術，像今晚，獅子座和處女座之間的角距約是三十度。

三與十，是古老的比例。

若三是和諧，十就是圓滿。」

他抬頭凝望星空，輕聲道：「我覺得天在呼吸——像在數拍子。」

阿薩昂聽不懂，只覺他說話像祭司，

但仍被那種神秘的語調吸引，彷彿連風都被數字約束。

深夜，孩子回到屋內，母親已在燭下準備蜂蜜餅。

Mnesarchus 仍坐在桌前，用手指在灰塵中畫出新的數式：17

「這個數，你知道有什麼特別嗎？」
小畢搖頭。

「它介在十六與十八之間。十六是平方，十八是平方的兩倍。
所以十七既非整形，也非整倍。
它落於兩個秩序之間，看似平衡，實則不屬於任何一方，這樣的數，古人說要避忌。」

「為什麼？」

「因為它象徵模糊——不是天，不是地。有時候，太過中庸的東西，也會迷失。」

孩子點點頭，似懂非懂。
他忽然又問：「那麼，父親，有沒有最完美的數？」

Mnesarchus 沉思片刻，在蠟板上寫下：6

「六是一個很特別的數。因為一加二再加三，剛好又等於六。」

小畢歪著頭想了想，雖然還不太明白，卻牢牢記住了這個數字。

「那我現在六歲，是不是也很特別？」

父親笑了。

「也許吧。不過真正特別的，不是六，而是願意一直學習的人。」

夜更深了。Pythais 輕輕將毛毯披在孩子肩上。
她望著丈夫，低聲說：「你教他的，不會太早嗎？」

Mnesarchus 搖頭：

「若他真是受眾神眷顧、命中與數字有緣，到了時候，知識自然會找到他。」

燭火搖曳，小畢睡著了。
他的夢中，數字化為一條條銀色的光帶，在夜空中旋轉——
它們組成天琴、天平、與環環不息的圓。
在那深遠的旋律裡，他聽見父親的聲音：

「聽吧，宇宙以數歌唱。」

而遠處的海上，阿薩昂仍吹著牧笛，那旋律與星光交織，像在回應夢中的和弦。

後記：

1. 在古風時期（約公元前 8-6 世紀），希臘本土的居民（包括雅典人）向安納托利亞西海岸進行了大規模移民，建立了許多重要的城邦，如米利都、以弗所和哈利卡納蘇斯。這片地區被稱為愛奧尼亞，是希臘文明極其繁盛的中心之一，也是哲學和科學的搖籃（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都來自這裡）。
2. 第二個完全數是 28
3. 陶哲軒他六、七歲時已經展現遠超同齡人的數學能力，後來九歲就開始修大學課程。